

河洛春秋

河洛姓氏源流

□记者 孙钦良



色彩姓氏,除了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之外,还有朱、红、白、灰、褐、乌等。其中,黄、朱、蓝、白是大姓,此处不述。

色彩姓氏看过来

赤姓:是一个少见的姓氏。赤姓的“赤”,可读zì,亦可读chì,但不能读作chī。稀奇姓氏往往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读音,很可能有另外的读音——譬如上篇提到的“黑”姓,古人发音为hè,而今人却直接读“黑”。为证实这一点,我与在洛阳打工的“黑王辉”通了电话,他说:“对对对,我遇到好几次了,人家纠正说——这个姓不读黑,而读hè。但10个人中有9个人将其读成黑色的黑,从小学到大学,老师都这样叫我,我也没办法。”

赤姓是怎么来的呢?赤姓人说是由“郝”而来,即把“郝”的右半边去掉。而专家则认为,赤姓非常古老,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,距今约有5000年。

帝喾赐契为子氏,又称紫氏、赤氏。其后裔遂有称赤氏者,这支赤氏的读音为zì。赤契后来被派往滦河以东驻守,统治当地的东夷部落。所以,以zì为读音的赤氏,当发源于河北。赤姓的第二个来源,确实与郝姓有关,来源于太原郝乡——商朝后期帝乙即位后,将他的儿子子期封于郝乡,其族人最初在陕西周至县东,后来移至山西太原,仍称郝乡,其后世子孙以地为氏,称郝氏。到了春秋末期,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,一支郝氏为躲避祸乱,将“郝”字右边去掉,改为“赤”。

文字专家指出:严格地说,赤(zì)、赤(chì)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姓,只是恰好字形相同罢了。但人们往往喜欢省事,慢慢地将这两个姓都读作(chì)。另外,少数民族彝族也有赤氏。赤氏虽然发源于陕西、太原,但在陕西人、太原人中并不多见,多见于河北和河南。早在1993年统计时,洛阳地区就发现了赤姓。

橙姓:严格地说,不能归于颜色类姓氏当中,但人们说惯了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,故按照约定俗成,我把它放在这里说说。

橙,其实同凳,即高脚凳子。“橙”成为姓氏,出自一个古老的故事:三国魏明帝曹叡执政时,在洛阳修建陵云台(土山为“陵”,该楼台建在京郊土山上,故名),竣工后要请书法家题写匾额,但字还没有题上,工匠就匆忙将匾额牢牢钉在上面了。没办法,只好让善写飞白体的韦诞(字仲将)悬橙书之。

可怜韦诞先生被装进笼子里用辘轳绳索吊起,就像如今蜘蛛人吊在高楼外粉刷墙体。那匾额去地二十五丈,韦诞已被吓得半死,还要站于笼中凳子上,挥毫写“陵云台”3个隶书大字,真是太拿捏人了!韦诞写完,被放下来,须发业已皓然如雪。从此,韦诞告诫子孙,不准再学书法了。

这就是著名的“韦诞题词须发白”的故事。

由于这个典故“很雅”,此后便有王侯在府邸落成时,也要悬橙题书,以造雅事,并故意将白匾(没题字的空白匾额)钉挂好,然后请书法家站在凳子上题榜,觉得这样很美。凡能“悬橙书榜”者,可称“橙笔”,一字千金,大受赏赐。“橙笔”的后裔,有沿用其祖此“尊称”而为姓氏者,称橙(dèng)氏。看来橙姓人大大有书家也。

橙姓还有个来源,出自秦、汉之际古南越国揭阳橙女,这支橙(chéng)姓是以先祖名号为氏的。

绿姓来源无考。

青姓却有来源,在我市有聚居地。前天,宜阳县赵堡乡的青国强给我打来电话,说赵堡乡有100多人姓青,丰李镇也有100多人姓青。青姓一支是以先祖为姓,或云青阳氏之后;二支是由蒙古人改姓而来,先祖为铁木真的后裔。

这第二支原来并不姓青,而姓孛儿只斤,一门九子一女,九子和女婿皆中状元,号称“九子十状元”,后来得罪了皇帝,被满门抄斩,逃出了三子。他们逃到一条河边,决定隐名改姓,在没决定改成什么姓的时候,抓到了一条鱼,于是将鱼用河水煮了吃,被一个渔民看到,说:“你们的清炖鱼蛮好嘛!”于是,他们取了谐音,分别改姓青、邓、余。此三姓后人中的文化人都知道:青、邓、余是一家。

紫姓:一支出自柴姓,后因避难,改姓为紫。如唐朝时平阳郡柴氏,为避祸而改紫姓,紫姓人数并不少,我们平时尚能遇到——中央电视台女主持人紫凝就是一例。

洛阳没有灰姓、褐姓,但有红姓、乌姓……

百家姓



1925年春

爆发的“胡憨战争”,洛阳人称“憨胡闹”,这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,国民军与镇嵩军为争夺河南地盘进行的一场大战。

□记者 孙钦良

这场大战,国民军主将是胡景翼,镇嵩军主将是憨玉琨,所以史称“胡憨战争”,由于此战双方完全是为争地盘,不顾中原人民的反对,所以被称之为“憨胡闹”,甚至被戏称为“憨球打,胡球战”。

让我们看看“憨胡闹”是怎样闹起来的。

上篇说到,吴佩孚的部将冯玉祥、胡景翼、孙岳在北京发动的政变,导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。1924年1月,冯玉祥、胡景翼、孙岳宣告中华民国国民军成立,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,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,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。

1924年11月,冯玉祥、段祺瑞、张作霖在天津开会,决定由胡景翼任河南督办(省长),其国民第二军进驻河南,驻扎在郑州以东。而此时的吴佩孚东山再起,坐镇洛阳,手下有直系残兵和其他部队3万人,尤其是部下刘镇华、憨玉琨率领的镇嵩军,士兵皆为刀客出身,颇有战斗力,仍然占据豫西。

11月19日,吴佩孚设立“护宪军前敌总司令部”,大有重新逐鹿中原之势。段祺瑞深恐吴佩孚会东山再起,阻碍自己临时执政,就授意胡景翼向吴发动进攻。

“胡憨大战”的第一主角胡景翼(1892—1925),字笠僧,陕西人,时年33岁。早在1910年,他就加入了同盟会,辛亥革命时,任陕西起义军第一标标统;1920年,他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;1921年,任陕西省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。

“胡憨大战”的另一个主角憨玉琨(1888—1925),字润卿,嵩县德乡上岙峪村人,绿林出身,辛亥革命时参加王天纵领导的反清起义,后任秦陇复汉军与镇嵩军标统,1917年任镇嵩军第三路统领;1922年7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时,任镇嵩军前方总司令;1923年,任镇嵩军第三师师长。随后经吴佩孚推荐,该师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十五师,憨任师长,仍受刘镇华节制。

这两人出生年月虽不同,但都死在了1925年,就是说这场“憨胡闹”,把他俩都闹腾死了——好,此为后话,咱先看看这场大战是怎样拉开序幕的。

本来嘛,敌对双方的主将都已出场,老帅在后面观阵就行了,但吴佩孚的部将刘镇华又变心了,他觉得老吴是“过气儿明星”,就敦促他下野,让憨玉琨带兵从潼关赶过来,把吴佩孚从洛阳赶走。

憨玉琨接到刘镇华的命令后,于1924年11月底兵发潼关,12月1日发出通牒,限令吴佩孚24小时内让出洛阳。同日,段祺瑞亦电告吴佩孚,望其“只身引退,勿碍统一”。此时,吴佩孚在洛阳城内的兵力,只有招募不久的第三师,不仅无法御敌,而且一些军官心怀异心,士兵也在城内鼓噪,不愿与镇嵩军对阵,洛阳城内一片混乱。吴佩孚自知无法抵抗憨玉琨,就于12月2日黎明离开洛阳,逃往郑州。

憨玉琨立即进入洛阳,并于12月5日和张治公(原镇嵩军第二师师长,时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)一起进军郑州,憨玉琨任豫军总司令,张治公任豫陕军后防总司令。

1925年1月下旬,胡景翼带领国民二军,占据了豫东地区;憨玉琨则从郑州退出,占领荥阳、密县、登封、禹县、郟县、鲁山、南阳一线以及广大豫西地区。

这样的布局无疑对憨玉琨有利。憨本来就是豫西人,在绿林中有号召力,他很快又收编土匪、溃兵,使兵力发展到4万多人,占领40多个县,俨然建立了豫西南之独立王国。他和刘镇华踌躇满志,眼看就要称霸中原了。

一场战争的爆发,总会有个导火索:1925年1月23日,禹县驻扎着国民军第二混成旅曹世英部,曹属下有一个王祥生团,武器破旧,枪不满百,很不像个军队样子。王祥生很着急,想出一个办法:收缴民间枪械,以补充自己的部队。但禹县警团不乐意,王祥生下令抢夺,结果由于武器太少,反而被禹县警团击溃。

堂堂正规军,打不过地方武装,王祥生感到丢人,立即纠集国民二军两个团,以三个团的兵力进攻禹县,最终破城,大肆烧杀,无辜百姓枕尸街头,仅城内就累积了六七千具尸体。

此事震惊了河南,舆论哗然,胡景翼杀掉王祥生,通缉曹世英,但仍不能平民愤。为了转移视线,胡想出个办法,将“禹县惨案”归罪于憨玉琨,说是憨派人来煽动禹县警团哗变,才最终酿成惨剧。

憨玉琨蒙受不白之冤,当然不干,双方均知战争不可避免,于是加紧备战。胡任命岳维峻(时任国民二军第二师师长)为河南剿匪总司令,以剿匪为名派兵进驻铁炉以东地区,并封锁黄河北岸;憨玉琨也在荥阳、汜水、巩县设置三道防线,并封锁黄河南岸汜水至孟津一线。铁炉、汜水间两军相隔仅20公里,一场战争一触即发——请看下篇《胡憨大战生灵涂炭》。



胡憨大战风云前奏

河洛春秋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(三十九)

